皇清經解續編

二12
698
258

12

韓詩遺說攷九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谷風

將恐將懼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文選三十六任昉策秀才文注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則狡兔亦不能離也今子之屬臣也

攝纓縱維歟瞻見指注歟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案臧鏞堂輯韓詩引外傳云棄予作遺攷元槧本外傳棄予

姓遺壞字也不當采入臧改爲作字殊誤

喬樅謹案則狡兔亦不能離以下三句共十九字舊本脫去

今據新序雜事五補入

三國志曹植疏谷風有棄予之歎補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詩曰無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眾經音義一

案毛詩釋文止引韓詩云怙賴也下云恃負也不言韓詩蓋

相承文省耳又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連經文二語

喬樅謹案怙恃訓義互通爾雅釋言怙恃也說文恃賴也負

恃也是已馬瑞辰曰唐風以陟岵興望父卽取可怙之義漢

書高帝紀注引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

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

負耳謂母爲負蓋取可恃之義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

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

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

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

咨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

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喬樅謹案文選洞簫賦注引首三句作韓詩曰卽採外傳此條宋綿初係小弁靡瞻匪父下未當又冠子不言趙懷玉校語云疑當作不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三國志曹植疏終懷蓼莪罔極之哀補

曹植責躬詩昊天罔極補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潸然出涕

韓詩外傳三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潸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嬥嬥公子

韓詩云嬥嬥往來貌釋文

喬樅謹案廣韻二十九篠嬥下引韓詩同嬥嬥毛詩作佻佻訓獨行貌王逸楚詞注引詩作茗茗是據魯家之文義當訓爲直好貌文義並與韓異韓訓嬥嬥爲往來貌蓋以嬥嬥爲趯趯之假借字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七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恐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

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之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棃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穀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耎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慚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喬樅謹案毛傳云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正義曰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毛意與韓詩外傳引詩正同其義甚古歐陽本義乃云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第就一人言之殊失其義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辟君曰襄反也文選廿六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義同鄭箋云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此從岳本正義述毛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胡承珙曰案此疏非是經言日竝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羞反卽更也呂覽察微篇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其患又將反以自多高誘注並以反爲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言更其肆者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

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爲反胡說是也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天官書索隱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說同正義引孫炎說以明星爲太白是矣又云長庚不知是何星爲兩岐之解失之何氏古義曰攷張揖廣雅云太白謂之長庚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韓詩毛傳亦皆指爲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胡承珙曰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氏管城碩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衞先生爲秦晝長平之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曰衞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爲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或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巨矢調不

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强用嚴敵與無民等爾
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
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
離於前鍾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啟
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
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非其
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言有其位無其事也
維南有箕載吸其舌
玉篇口部詩云維南有箕載吸其舌吸引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吸作翕傳云翕合也與此文義竝異玉篇所
引詩韓家之文也鄭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蓋
用韓義易毛
唯北有斗西柄之揭
玉篇斗部科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詩云唯北有斗
亦飲水器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斗都口反沈作主案作主者毛氏之
古文作斗者改從三家今文也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云孟
作見主周官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注云斗所以沃尸也釋
文云斗依注音主是古文主斗字通此篇唯北有斗前後四
句毛詩傳箋均無訓釋玉篇所說料形云云引詩爲證當是

據韓家之說也

四月

秋日淒淒百卉俱腓

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

文選廿謝靈運九日送孔令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謝靈運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注既引韓詩及薛君章句又云腓音肥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非陳氏稽古篇曰據李言則毛詩作痱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阮氏校勘記曰釋文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胡承珙曰案文選注引韓詩具又作俱

玉篇疒部引詩百卉具痱雖未著毛韓然作具則當是毛詩玉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毛詩本有作痱者益韓作俱腓毛作具痱陳氏之說未爲無據也

亂離斯莫爰其適歸

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群君曰莫散也

文選廿潘安仁關中詩注

喬樅謹案梁處素據文選三十八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表注引韓詩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瘼散也疑韓詩亦同喬樅謂梁說非是潘安仁關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先引韓詩亂離斯莫云云又引毛詩曰亂離瘼矣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據此則韓詩文爲亂離斯莫明甚文選三十八注益誤也此詩三家今文皆作亂離斯瘼與毛詩異說苑政理篇引詩

及後漢書仲長統昌言法誡篇並同是其明證說苑云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與韓詩訓莫爲散合是魯韓文同義同據任彥昇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潘安仁詩云亂離斯瘼皆用韓詩之句故李善云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也胡承珙曰李善注引韓詩爰其適歸爰當本作奚以形近致誤家語辨致篇引此詩作奚其適歸此必本三家詩任彥昇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正奚其適歸之意此亦足見韓詩當作奚與毛異字異義也段氏詩小學據常璩華陽國志引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謂三家詩有作奚者其說是已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七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北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韓詩外傳一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傳云溥大也三家詩並作普字荀子及賈子新書白虎通引詩同可證也趙岐孟子章句訓普爲徧用魯詩之訓韓詩義當亦同

率土之濱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普天率土遐邇洽同補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韓詩外傳七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以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荀子大略篇引此詩二語言無與小人處也今據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則三家與毛義皆同矣趙懷玉曰說苑復恩篇作陽虎得罪於衛此云魏文侯之時亦不與簡主同時疑皆誤又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九字舊本脫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引補恐我以法御覽作中我於法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復字舊脫亦據御覽補之

小明

載離寒暑

曹植朔風詩載離寒暑補

眷眷懷顧

韓詩曰眷眷懷顧 文選登樓賦注又見思元賦注及廿五陸雲答張士然詩注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

廿七王粲從軍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王粲從軍詩注引韓詩眷眷懷歸疑卽此詩或因下句有豈不懷歸遂致誤歟

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四部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案外傳七引作靖恭爾位當是淺人誤改又好是正直宜作正直是與此所引乃二章之文或傳寫誤或韓氏本異未可知也

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又外傳七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衞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

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昔者衞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能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衞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又外傳八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騏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又曰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傳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鼓鐘

憂心且陶

韓詩曰憂心且陶陶暢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毛傳妯動也動卽慟字韓詩憂心且陶陶卽妯之假借妯通作陶猶古文書皐陶作咎繇也由又與舀通菀柳詩上帝甚蹈韓詩作上帝甚陶是已說文心部怞朋也引詩憂心且怞怞與妯聲義同朋當爲恨之譌恨亦傷悲之意憂心且妯與上章憂心且傷憂心且悲同義喬樅謂馬以陶爲妯之假借其說亦通然陶本有憂義無煩假借廣雅釋言曰陶憂也正釋韓氏憂心且陶之訓說文云鴥不生也玉篇同禮記月令曰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鴥月則鴥月云者當卽以不生爲義鴥字本義訓爲不生與訓作鴥達者正相反則鴥之本義蓋與鬱近故古人以鬱陶連文訓爲憂思陶猶鬱也知此則知韓詩以陶訓鴥鴥亦有憂鬱之義矣王氏廣雅疏證曰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如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鬱陶繇喜也又云繇憂也則繇字卽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喜氣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楚詞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王逸注云憤念蓄積盈胷臆也孟子書象曰鬱陶思君爾史記五帝紀我思舜正鬱陶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摯虞思游賦戚溽暑之鬱陶兮夏侯湛大暑賦云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爲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閻氏百詩謂憂喜不同名

廣雅誤訓陶爲憂其說非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

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班固東都賦云四夷開奏德廣所及傑侏兜離罔不具集亦以陳四夷之樂爲德廣所及班固所云當本齊詩內傳語而說與韓詩內傳合是三家義同

後漢書陳禪傳注

辟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

喬樅謹案此以六代之樂釋雅以四夷之樂釋南三家詩說皆與毛傳合辟君言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者蓋以南有羽籥與中國籥舞同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是四夷之樂惟南爲文舞白虎通又引一說曰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文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是四夷之樂亦惟南有歌曲故辟君云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詩疏謂四夷之樂惟專爲舞其義非是蔡邕獨斷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爲之聲蔡邕所云即指南方歌者而言與辟君言南可以和於雅者正合然則韓詩之說是以以籥不僭兼承雅南二者言之謂歌聲與舞容皆節奏齊同和而不僭也鄭箋分雅南籥

爲三舞與韓詩義異

楚茨

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案今本韓詩外傳義字誤儀此據詩攷所引作義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左傳邾儀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說文云義者己之威儀也故經傳多以義爲儀字

韓詩外傳四禮者治辯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分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爲池緣之以方成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王子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是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也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又曰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徧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竭夫照臨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竦此道也徧立即亂具立即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辱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技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又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

一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七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馥芬孝祀

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文選蘇武古詩注

案眾經音義十四引韓詩曰馥芬孝祀馥香氣也喬樅謹案眾經音義二又引字林云馥香氣也義本韓詩漢帝堯碑云生自馥芬正用韓詩之語毛詩作苾芬孝祀箋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是毛韓文異而義同泌復同音古相通用宓子賤處犧字又作伏是其證也苾亦通作馝廣雅釋器馝香也又說文飶食之香也玉篇云咇芳香也飶咇皆以音義同並通

神具醉止

曹植魏文帝誄神具醉止三國魏志文帝紀注補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

則背死亡生者眾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周禮稍人疏顏師古急就章注

喬樅謹案周禮稍人注甸讀與維禹甸之之甸同其訓曰乘賈疏云案毛詩維禹甸之不言甸者鄭君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胡承珙曰毛詩甸治也傳訓甸爲治者甸讀爲田說文田陳也李巡注爾雅釋地曰田敷也謂敷列種穀之處夫敷列種穀固已含治義矣攷韓詩字雖作甸訓亦當同毛爲治爾雅神治也郭二雲謂神爲甸之轉又說文甸理也理卽爲治亦以聲近義同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乘亦可訓治幽風亟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甸者以下文疆理南畝皆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耳賈疏謂鄭據韓詩爲說甸是軍陳故訓爲乘殆未必然馬瑞辰曰甸爲治則陳亦皆爲治酒誥曰惟其陳脩爲厥疆畎陳脩皆治也多方曰畋爾田齊風曰無田甫田並與陳聲近而義同

吳越春秋四禹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行川始於霍山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乃作甸字疑後人傳寫依毛詩改之

上天同雲雨雪紛紛

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藝文類聚二御覽十二自上而下曰雨雪初學記二歲華

紀麗一
又四

喬樅謹案初學記云同雲謂陰雲竟天同爲一色又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之曰冬爲上天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韓詩以雪雲爲同雲也紛紛毛詩作雰雰何氏古義曰說文雰氛氣字云祥也與雪無涉當通作紛今據白帖二引詩雨雪紛紛則三家今文固有作紛紛者矣

中田有廬塲有瓜

韓詩外傳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捄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塲有瓜

喬樅謹案此與穀梁傳及漢書食貨志合穀梁魯詩同一師傳班固漢志皆用齊詩是三家義同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又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

此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
不得有樹用妨五穀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
易在墜曰廬在邑曰里於里有序而鄉有庠春令民畢出在
墜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穀梁傳言
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食貨志言公田餘二十畝
以爲廬舍瓜瓠果蓏殖於疆易正此詩所謂中田有廬疆場
有瓜者是也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
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注云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
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
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
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

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
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多於五口
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五穀畢
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女功一月得四
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
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者官衣食之使之
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
牖戶而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說亦與食貨志同公
羊爲齊學邵公用魯詩其所述多齊魯詩義故范甯穀梁集
解卽用邵公語他如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注樂緯咸同此
說其義甚古不可易矣孔氏詩正義乃以諸儒爲失其說非

是馬瑞辰曰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古者井田之制私田在外公田在中廬舍又在公田之中故曰中田有廬詩正義拘孟子九一而助之說謂鄭以爲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中取一因謂古無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案孟子所云皆什一者正謂什一分而取其一詩正義以什一使自賦謂什一而貢一是也而以九一爲九而助一則非九一而助舉其大數實則除去廬舍二十畝八百八十畝八家各得田一百一十畝只稅其十畝正爲什一而稅其一此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攷工記匠人賈疏以爲什外取一亦什一而取一之義先儒或以什一爲什而取一則與經文其實皆什一爲不合矣

甫田

薁彼甫田

玉篇草部薁都角切韓詩薁彼圃田毛作倬又音到

毛詩釋文倬韓詩作薁云薁卓也

爾雅釋詁那昚疏韓詩云薁彼圃田

喬樅謹案釋文薁譌作薁盧氏文弨云徐鼒謂說文無薁字惟玉篇竹部有之云捕具也又作罩是薁卽罩之異文廣韻三十七號薁大也又四覺薁字注引說文云草大也今本說文作草木倒木倒乃大也二字之譌據此則韓詩本作薁字可知爾雅釋詁薁大也郭注云薁義未聞郭璞豈不見韓詩使其果作薁字何云未聞耶然其誤實自陸德明始爾雅釋

文云鄭郭涉孝反顧野王都角反說文云草大也既以說文玉篇之蓺爲鄭而毛詩釋文云倬韓詩作鄭邢昺因之實爲大誤郝氏懿行曰卓與倬同說文倬箸大也引詩倬彼雲漢毛傳亦云倬大也是倬蓺音義同喬樅謂倬兼明大二義說文訓倬爲箸大箸卽明也此詩毛傳云卓明貌當與棫樸詩傳互易彼詩言倬彼雲漢爲章于天章明也倬義宜爲明貌此詩言倬彼甫田甫大也則倬義亦宜訓爲大貌爾雅釋詁作鄭乃蓺之譌字耳甫圃古字通用

以社以方

韓詩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

土謹敬絜清也 尚書禹貢正義補

喬樅謹案孝經正義二引外傳文略同攷白虎通社稷篇亦有此文又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漢儒之言蓋皆同也

大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蜮及其蟊賊李賢注蜮一名短狐今之水弩含沙射人爲災 補

喬樅謹案此詔卽用詩大田篇語螟蜮當爲螟螣之譌毛詩釋文云螟螣字亦作蟘說文作螣又隸釋載唐公房碑作去

其螟螣蟊賊與蟊字形相近因而致譌章懷注乃以含沙之蜮
釋之斯爲謬矣

卜畀炎火

韓詩曰卜報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秉畀炎火箋云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
釋文云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段氏詩小學曰卜畀猶俗
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馬瑞辰曰天保詩卜爾百福又曰報
以介福卜報皆予也秉與卜雙聲故秉可通作卜胡承珙曰
白虎通著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小記
注竝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畀炎
火者謂亟取而畀之炎火也

有奔淒淒興雲祁祁

韓詩外傳八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
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
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工
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
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
烈小雅曰有淪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之無飄風暴雨
明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有奔淒淒興雲祁祁今外傳本作淪
淒淒（補）

御覽八百七十二引作黔

玉篇水部淪雲雨貌詩曰有淪淒淒

喬樅謹案毛詩作有滮萋萋此所引亦據韓詩之文經典釋
文云滮本又作弆弆者滮之省借字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曹植誥咎文雨我公田爰暨于私補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
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鄉不修幣施大
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
孤窮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詩外傳三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
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案此二句旱麓及潛詩俱有之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
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
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
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
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

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喬樅謹案此與荀子不苟篇引詩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之說合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說苑修文篇引詩傳亦以左右爲朝祀喪戎之事今据韓詩外傳語大旨皆與毛傳同

桑扈

兕觥其觩

韓詩曰觥容五升卷耳釋文韓詩說曰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飾不得名觵卷耳正義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毛詩說觥大七升許君謹案云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是許君從韓詩說矣詩正義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卷耳詩箋云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鄭君以觥爲罰爵亦用韓詩之義禮圖從毛詩說故與韓異又案後漢書郅惲傳惲理韓詩爲郡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畢太守歐陽歙教引西都督郵縣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明府以惡爲善殷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

奉觥歙色慚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受觥是燕飲之禮以觥爲罰爵漢時猶存此制也

爲鴈

戢其左翼

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嘱於左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戢斂也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義與韓異據王褒四子講德論云飛鳥翕翼翕與斂義同子淵用魯詩者鄭箋蓋本魯說韓詩訓戢爲捷者攷廣雅釋詁云戢插也插捷古字通用士冠禮捷柶興釋文云捷本作插禮記樂記注搢猶捷也釋文亦云捷本作插是其驗也毛西河續詩傳曰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嘱於左翼引攷工記廬人注矜所捷也捷卽插也爲證其說良允玉海載詩釋文引韓詩作揵其嘱揵卽捷字之譌稽古篇謂當從玉海作揵非是

莖之秣之

韓詩曰莖委也 釋文

案毛詩揯之秣之傳云揯挫也鄭箋云挫今莖字也蓋據韓詩以證毛傳也

喬樅謹案鄭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亦用韓詩義說文莖斬芻也委卽餧字之省借餧猶飼也

頍弁

先集惟霰

韓詩曰先集惟霰群君章句曰霰霙也 文選十三謝惠連雪賦注宋書符瑞志御覽十二 喬縱謹案毛傳霰暴雪也義與韓異段氏玉裁曰暴雪當爲黍雪之譌說文霰稷雪也俗謂米雪或謂粒雪皆是也馬瑞辰曰群君章句以霰爲霙霙猶花也今俗以雪之先下而小者爲雪花卽韓詩所謂霙也或以雪花六出當之則誤以霰爲大雪矣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四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賞罰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人之道也哉雖聖人能弗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消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親比己之是用豈不謂過乎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亦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

則異族之人也以爲姦好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姦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蘧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王能愛其所愛闇王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敘云頍弁刺幽王也暴厲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今據韓外傳言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而引大雅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及此詩二語爲證以見愛其所愛則能安社稷保子孫危其所愛則滅亡無日矣大旨與毛敘同

車舝

德音來括

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文選廿五劉琨荅盧諶詩注又五十三陸機辨亡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括會也釋文云括本又作佸會也馬瑞辰曰韓詩釋括爲約束言以德音來相約束即下章令德來教之意說文括檃也又栝檃也均與約束義同至毛傳訓括爲會者括會一聲之轉括訓爲會猶話之或作譮也會合與約束義亦相近箋以爲會合離散之人失之

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後漢書馮衍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李賢注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韓詩外傳七傳曰南假子過程本子本子爲之烹鱷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鱷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喬樅謹案南假子說苑雜言篇作南瑕子鱷魚說苑作鮫魚又程本下舊脫子字下句亦同趙懷玉曰案下文稱本子則此處亦當有子字今爲補之

以慍我心

韓詩曰慍恚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慍字作慰馬融申毛云慰安也王肅申毛云慰怨也王義荅本韓詩馬瑞辰曰詩正義引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徧檢今本皆爲慰安也按訓安者是馬融義已見釋文訓怨者亦非毛傳之舊說文訴慰也據玉篇訴慰也亦作說訴卽婉之或體訴者順也訴可訓慰慰亦可訓訴毛傳蓋本作慰訴也後人少識訴因譌而爲怨王肅遂以怨恨釋之耳說文訴慰也集韻類篇均作尉說文尉從上按下也从尸又持火所以申繒也是尉本火斗之稱引伸爲自上按下之通稱按者抑也廣雅抑治也與除義訓治同惟毛傳本作慰

訩也取慰按之義故箋以慰除其心釋之以慰我心猶前章我心寫兮寫亦除也此亦傳作訩之證若毛訓慰爲安爲怨箋皆不得訓慰爲除以申釋之正義乃以憂除則心安強合爲一失矣至韓詩作以慍我心訓爲恚者慍訩怨古並同聲韓詩蓋讀慰爲怨因遂以慍代慰耳說文慰安也一曰恚怒也怒疑亦訩字之譌本當作一曰恚也一曰訩也訩者毛詩恚者兼採韓詩也

青蠅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後漢書本傳注補

構我二人

韓詩曰構亂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與韓詩義同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也

曹植贈白馬王彪詩蒼蠅閒白黑讒巧令親疏補

賓之初筵

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孔融傳注朱子詩集傳

喬樅謹案後漢書注引韓詩朱子集傳引作韓詩序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宜從韓詩朱氏鶴齡通義曰若祇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爲類矣毛敘云刺時者武公於幽王之時入爲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氏炳章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爲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

云我沈湎於酒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韓詩曰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 孔融傳注

威儀反反

韓詩曰反反善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威儀反反傳云反反言重愼也反卽反之訓卽

省借爾雅釋詁反大也玉篇反大也善也玉篇反善之訓卽

本韓詩馬瑞辰曰毛訓重愼亦善貌也周頌執競詩威儀反

反毛傳反反難也義與此傳重愼相成故詩疏亦以重難釋

之

屢舞僊僊

玉篇人部僊醉舞貌詩云屢舞僊僊

喬樅謹案毛傳云僊僊舞不能自正也此云僊醉舞貌當是

韓詩之訓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韓詩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 孔融傳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八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寶校

韓詩遺說攷十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小雅四

魚藻

有頒其首

韓詩曰頒眾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訓頒爲大首貌與韓詩義異玉篇四頒下引詩云有頒其首頒大首貌一云眾也此兼採毛韓二義馬瑞辰曰按說文寡字註云頒分也韓詩訓頒爲眾蓋讀頒如紛紜之紛以義推之二章有莘其尾韓詩莘當讀舜說文舜舜眾多貌又說文藥盛貌讀若詩莘莘征夫亦眾盛貌文選高

唐賦縱縱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曰莘眾多也案毛傳云莘長貌胡承珙謂此李善之誤以韓爲毛其說是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

後漢書明帝手詔曰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李賢注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東平憲王傳補

喬樅謹案與毛詩作子章懷所引當是據韓詩之文又攷白虎通考黜篇引亦作與鄭君儀禮覲禮注引此詩下文又何與之字皆作與是三家今文同也

鶉沸濫泉

玉篇角部鶉沸濫泉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鶉沸檻泉此所引是據韓詩之文玉篇又云鶉或作潭潭字亦韓詩之異文

彼交匪舒天子所予

韓詩外傳四問楷者不告楷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不隱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與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匪交匪紓鄭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偏東如

此則非有懈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鄭說與韓詩外傳引詩言必交吾志然後子也合韓詩以交爲交接之意鄭箋卽本韓詩爲說

便便左右

釋文 韓詩曰便便閑雅之貌

喬樅謹案便便毛詩作平平傳云平平辯治也左傳引作便蕃左右平便辯皆以音近通轉正義曰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韓詩訓便便爲閑雅貌者辯治有整暇之意故爲閑雅貌也

紼纚維之

釋文 一曰纚繫也

宋元皇后哀策文注 文選五十八顏延之

喬樅謹案說文云笮笞也笞竹索也釋名云引舟者爲笮笮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玉篇云笮竹索也引舟竹笞也爾雅釋水云紼繘維之紼繂也繘綅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郭璞曰繂索也綅繫也爾雅訓紼爲繂韓詩訓纚爲笮雖所釋不同而要皆爲維舟之索笮以繫舟使止亦以引舟使行今時行一舟者猶然鄭箋言以紼繫其綅以制行之亦主引舟爲說故云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也然則韓以纚訓笮又訓繫者笮以舟行言之繫以舟止言之皆所以維持舟者兼二義一也紼字韓詩無訓毛傳云紼繂也與爾雅同正義引定本及

集注以毛云紼芾也與爾雅異馬瑞辰據說文紼大也玉篇作韍紼从弗亦有大義故孫炎以爲大索喬樅謂崔集注本訓紼爲芾芾猶戾也卽孫炎所云戾竹爲大索是也

福祿紼之

韓詩曰紼厚也釋文

喬樅謹案紼毛詩作朏傳云朏厚也說文朏或从比作朏玉篇朏字同朏本訓爲朏胚又得訓厚者此與腹字同意皆引伸假借之義也說文云腹厚也腹與複通月令水澤腹堅注云腹厚也釋文云腹本又作複朏與朏通朏厚也見節南山詩傳是其驗也

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一曰

韓詩外傳四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案此引詩優哉游哉游當作柔據卷八引定之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韓詩曰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 後漢書章帝紀注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强非之則危傾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又曰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之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又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喬樅謹案荀子劉向皆以亡爲危亡之亡此魯詩之義也毛傳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亦與魯詩義同馬瑞辰謂亡當讀如忘詩蓋言人之無良一方之人皆知怨之至於已受爵不讓亦謂無良則忘之也據韓詩外傳引詩言知於人而不能自知爲證今按馬說非也韓詩外傳引詩民之無良二句云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明訓亡爲危亡之亡與毛魯同義其云知於人而不能自知者乃以己對人言之釋詩言已之所以至於危亡之意非讀亡爲忘也馬說殆失檢耳

如食儀儀

韓詩曰儀我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儀作宜釋文云本作儀儀宜古字通用儀通作宜猶義之通作誼也韓詩訓儀爲我者我與俄通說文我字注云或說我頃頓也是古文卽以我爲俄字又人部云俄頃也玉篇曰俄頃須臾也廣韻俄頃速也累言之爲俄頃單言之爲俄荀子榮辱篇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

俄且知也公羊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是也又通作蛾漢書班倢伃傳蛾而大幸集注引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俄與孔對文儀訓爲俄孔亦當訓爲甚皆所以申言不顧其後之意也鄭箋釋孔爲嘉之孔謂度其所勝多少義與韓異

雨雪麃麃睍睍聿消

韓詩曰睍睍聿消睍睍日出也釋文

韓詩外傳四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愼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功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眾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突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工說者立息十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堯舜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睍聿消

喬樅謹案一天下起至聖人之得勢者三十九字本皆脫佚

今據荀子文補之

又外傳七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某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蠭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某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甯蝗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案外傳引詩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見宜據釋文作曮瀌宜從詩攷引作應今本外傳字並誤

喬樅謹案今本外傳是後人據毛詩所改也毛詩見晛曰消傳云晛日氣也箋云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讀見爲如字文義與三家並異詳見魯詩遺說攷

莫肎下隮

辭君韓詩章句曰隤猶遠也文選十六陸機歎逝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莫肯下遺鄭箋云遺讀曰隨謂以禮相卑
下先人而後已又荀子非相篇引詩作莫肯下隧楊倞注云
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卽用鄭箋爲說隤遺墜隨古皆以
聲近通用盧氏文弨疑谷風棄予如遺韓詩作棄予如隤故
薛君云然今攷韓詩外傳七引谷風詩作遺則薛君所釋確
爲此篇章句無疑盧氏殆失檢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四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
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爲治其言可以爲民
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故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
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卽治失之卽亂
由之卽生失之卽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
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
我是用憂

又曰君子大心卽敬天而道小心卽畏義而節知卽明達而
類愚卽端慤而法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遠達卽甯而容窮
卽約而詳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卽淫而傾知卽攫盜而
徼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
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
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又曰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

憂小人之行也

莞柳

上帝甚愔無自察焉

韓詩外傳四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
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
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
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人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
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强由是觀之夫賢
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於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
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爲書
謝曰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
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卽大
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
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
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
公通之崔杼卽其黨而攻莊公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
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
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百日而
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觔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
雖癃腫痾疕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
觔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
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

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媒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
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維其同詩曰
上帝甚惛無自瘵焉
喬樅謹案惛毛詩作蹈傳云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與韓文
異馬瑞辰曰按一切經音義引韓詩曰上帝甚陶陶變也變
與動同義蹈從舀聲舀古聲如由陶讀如皋繇之繇聲亦與
由同故通用蹈通作陶猶韓詩作陶又如
江漢詩江漢滔滔風俗通山澤篇引作江漢陶陶楚詞九章
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也禮記人喜則斯陶淮南本
經篇云樂斯動動斯蹈蹈亦陶也廣雅陶化也淮南本經訓
言陰陽之陶化萬物陶化猶變化也蹈又通惛韓詩外傳引
詩下章作上帝甚惛而上引孫子賦云云則惛亦變亂是非
之意戰國策楚策又引詩上天甚神王觀察云神者惛字之
壞益傳寫之誤不若陶惛蹈古同聲得通其義均與毛傳訓
動同也動者言其喜怒變動無常檢詩中心是悼毛傳悼動
也是悼亦得訓動與蹈同義若箋訓爲悼病則失之矣喬樅
謂韓詩蹈字作惛明見外傳則作陶者必非韓詩眾經音義
卷五陶現下但引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不言爲韓詩當是
齊魯之異文異義見於他書者而元應採之以證陶現之爲
變現耳馬據鼓鐘詩妯字韓作陶故以意定之然江漢詩滔
滔風俗通引作陶陶應劭用魯詩者則安知上帝甚陶非魯
詩之異文耶鄭箋讀蹈爲悼悼字疑爲齊詩異文悼病之訓

當亦本於齊說馬以箋訓爲失據毛詩中心是悼傳謂悼亦
得訓動不知毛於檜詩訓悼爲動者乃以動爲慟之消借非
訓爲變動之義也惟以陶蹈慆聲近義通皆爲變動無常之
意其說得之又趙懷玉外傳校本云崔杼帥其黨以下十四
字舊本脫佚今據戰國楚策補崔杼又不許五字舊本亦脫
韓非子作崔子又不聽今依倣補之

都人士

喬樅謹案此詩毛氏五章三家皆止四章詩正義云襄十四
年左傳引此詩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
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
無此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胡承珙
曰賈誼新書容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
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所引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
則三家無此首章或後漢時逸之亦未必本無也

采綠

薄言覯者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覯字作觀傳云多也正義云俗本作觀觀誤
也定本集注並作多攷爾雅釋詁觀多也郭注引詩薄言觀
者郝氏義疏以爲觀聲同灌灌叢也叢聚亦多也今據毛詩
作觀觀即後人據韓詩改之觀義亦訓得多說文覯爲古文
睹字覯從見者聲者從白㒳聲㒳古文旅旅有眾義故都从
邑者聲義訓爲聚諸从言者聲義訓爲眾然則覯亦有眾義

衆卽多也

隰桑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四南苗異獸之鄰猶犬羊也與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修質習貫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齕忘其非夠參也飯土而忘其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詩外傳四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雞大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又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暇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卽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白華

泱泱白雲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英英韓詩作泱泱說文云泱滃雲氣起也文選潘安仁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卽用韓詩語徐爰注曰泱音英李善注引毛詩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

貌泱與英古字通六月詩白旆央央公羊宣十二年疏引孫氏說作帛旆英英是已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韓詩翼要曰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詩正義引侯苞

喬樅謹案毛傳云步行猶可也鄭箋云猶圖也王肅述毛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正義曰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爲毛說然則知韓詩訓猶爲可其義與毛傳同鄭箋訓猶爲圖蓋據齊魯之說改毛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四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彼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又曰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又曰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又外傳七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

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孔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浮其音參以某爲貪狠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案元槧本外傳作鐘鼓非

覩我怖怖

韓詩曰怖怖意不說好也釋文

案說文引詩亦作怖怖從韓氏也毛詩作邁邁傳云不說也字異義同

喬樅謹案毛詩音義引說文云很怒也很怒卽不說好之義今本說文云怖恨怒也與陸氏所引小異段氏注云宜從釋文作很怒邁卽怖之假借非有韓詩則毛詩不可通矣故許宗毛而不廢三家詩又廣雅亦云怖怒也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緜蠻

緜蠻黃鳥

韓詩曰緜蠻黃鳥辭君注曰緜蠻文貌文選十一何晏景福殿賦注又四十六王融曲水詩序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緜蠻小鳥貌與辭君訓異馬瑞辰曰緜蠻二字雙聲說文緜聯微也廣雅緜小也緜有小義故傳以爲小鳥貌文選注引韓詩辭君章句以緜蠻爲文貌案爾雅釋詁覣髣茀離也緜蠻卽覣髣之轉蓋文采縟密之貌故韓詩以爲文貌當從韓詩說爲允黃鳥本爲小鳥詩以喻微臣其義已顯不必更以緜蠻爲小貌耳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四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喻喻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旦也喻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九終

善化劉　鐸
湘陰吳宗寶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遺說攷十一

韓詩大雅一

文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五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
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
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
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
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

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筆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其衣冠行爲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

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悒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喬樅謹案無所疑悒句本皆脫悒字今據荀子補又其命維新下本或多可謂白矣謂五字元刻本無今從之

亹亹文王

韓詩曰亹水流進貌文選吳都賦注

案滅鏞堂輯韓詩說以此入鳧鷖在亹下蒙謂吳都賦清流

亹亹與水爲韻則亹字不讀如門亹音與下菫欣芬艱不協則非鳧鷖在亹章句也臧誤採之又案詩碩人碩玄妻姨私韻北門敦遣摧韻採芑焞雷威韻林杜偕近邇韻古音脂微齊皆灰旨尾與諄文欣魂痕亦可諧然鳧鷖詩涇沙渚皆實地可指又不應於亹字獨異其例且訓水流進貌則在字亦不可通矣此注當是亹亹文王之訓下句云令聞不已是有進義故韓詩釋亹亹爲水流進貌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韓詩外傳八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又外傳十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爾何爲者也對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是賤人民是寶桓公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

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
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
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
泣下曰願吾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
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
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
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祖宗之福
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
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
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樅謹案邦人卽封人封邦古字通用御覽七百二十六引
韓詩外傳亦作麥邱封人惟新序四作邑人葢叟爲其邑之
封人也湯以下十二字舊脫趙懷玉校本据御覽七百三十
六引補之
又曰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
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
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前使士卒勇臣弗如
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又曰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
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
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
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

君沐邬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故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樅謹案里鳧須左氏僖廿四年傳及晉語四並作豎頭須惟新序雜事四作里鳧須與韓詩外傳同梁玉繩曰案豎未冠者之官名頭字古叶仝都切與鳧音近里蓋其氏此傳聞之別非有二名也

漢書王吉上疏曰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其本也補無過爾躬

韓詩曰過病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過止也義與韓異韓詩訓過爲病者過昜害古以音同通假害與病義相近一曰廣雅釋詁瘕病也韓蓋

以遏爲瘂之假借字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韓詩外傳五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王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聖賢之書輪扁曰此眞先聖王之糟粕也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大明

天難訦斯不易惟王

韓詩外傳十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承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宿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位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訦斯不易惟王

案詩攷引外傳作訦今本改恍非

喬樅謹案鄭君箋詩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此讀易如字今據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難訦斯不易惟王是以易爲難易之易與毛義不同文王詩駿命不易箋云天之大命不可改易亦讀易如字其

注禮記大學篇引詩曰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用三家詩說故讀同難易之易耳

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韓詩外傳五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邈然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黑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夫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聲而知其志見其人而知其意此之謂也

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喬樅謹案天謂今本外傳作天位此據詩攷所引改正俠毛詩作挾傳云達也孔氏廣森曰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眞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

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浹日之浹非胡承珙曰按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卽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鄭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韓詩外傳亦以令不行釋詩不俠義與毛鄭同葢俠挾浹古皆通也馬瑞辰曰爾雅釋言訓浹爲徹釋名云達徹也小爾雅曰徹達也說文無浹字古浹字止作挾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浹是浹古作挾之證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俠四方俠乃挾之通借字

又案師襄子初學記十六引韓詩作師堂子文選七發李善注引韓詩作師堂子京堂襄音近子京其字也梁玉繩曰師襄子是衞樂師非論語擊磬襄故古今人表判列爲兩人自

王肅僞撰家語其辨樂篇襲韓詩外傳而妄增擊磬爲官之言遂合二襄爲一誤矣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三國志曹植疏體文王翼翼之仁 補

磬天之妹

韓詩曰磬譬也 釋文又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俔傳云俔磬也正義曰此俔字韓詩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諭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葢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段氏玉裁曰說文俔諭也此以今語釋古語俔者古語磬者今語是以毛詩作俔韓詩作磬如十

七篇之有古今文許不依傳云磬而云諭者磬非正字以六書言之乃倪之假借耳磬磬古通爾雅磬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曰倪說文一曰聞見也聞當作閒釋言閒倪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閒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閒見之胡承珙曰案傳以磬釋倪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毛以磬釋倪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倪是閒見盧氏文弨又從聞見爲義說皆非是後漢書胡廣傳倪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閒見曰聞見則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倪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

也郝氏懿行曰爾雅釋詩當倪在閒上今本誤倒耳說文云倪譬諭也一曰閒見卽本韓詩爾雅爲訓閒者釋詁云代也閒見猶言不常見也凡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云罕譬而諭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閒見其義一也馬瑞辰曰今按代亦比擬之詞猶言譬也古者以此易彼謂之代以此擬彼亦謂之代晉宋人擬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又以此擬彼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閒是知爾雅以閒釋倪閒代之義亦與譬通矣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後漢書鄧憚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眾補

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驖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韓詩曰亮相也 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亮相並訓爲導相又訓勵亮又訓右勵右義皆爲助導引佐佑皆所以爲贊助也書惟時亮天工史記五帝紀作惟時相天事是以亮爲相相卽佐佑之義也亮與諒涼古以音同通用毛詩釋文云涼本亦作諒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到於邢邱軶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乎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驖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喬樅謹案皇皇毛詩作煌煌亮毛詩作涼今本外傳亦作涼非當從釋文亮字爲正

驖驖瓜瓞

韓詩曰驖驖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 文選廿六潘岳懷縣詩注

喬樅謹案皇矣毛詩釋草瓞瓜也其紹瓞舍人注瓜小瓜也與薛君

訓同釋草又云瓜九葉釋文引舍人云瓜九葉九枚共一莖則其爲小瓜可知也

陶窴陶穴

玉篇穴部窴地室也詩云陶窴陶穴 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窴或作垗亦作復作垗者齊魯之異文作復者毛氏古文以復爲窴之借也

古公亶父來朝趣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吳越春秋卷一古公亶父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姻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不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所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斧鑿而歸古公居二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補

吳越春秋五亶父讓地而民發於岐 補

喬樅謹案趙長君著吳越春秋見於後漢書儒林傳長君治韓詩者所著詩細蔡邕讀之以爲長於論衡隋書經籍志尚載長君韓詩譜二卷詩歷神淵一卷今惟吳越春秋僅存十卷耳

玉篇走部趣遽也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補

喬樅謹案趣毛詩作走箋云來朝走馬言辟惡早且疾也鄭意以走爲趣之假借故不煩改字直訓爲疾疑三家今文皆

作趣字顧野王所引蓋據韓詩之文鄭君詩箋亦卽用韓義

申毛也

周原膴膴

韓詩曰周原膴膴李善文選魏都賦注

韓詩曰膴膴美也

案文選魏都賦膴膴堇荼如飴李善注引爲韓詩則張注膴膴美也卽韓詩之義

毛詩釋文云膴膴美也韓詩同此順毛而改謂韓詩說同非

謂字同也

作廟翼翼

韓詩曰鬼神所居曰廟眾經音義十四

度之薨薨

韓詩曰度塡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度居也義與韓異鄭箋云度猶投也築牆者捋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鄭君釋度爲投與韓詩訓塡義同蓋用韓義改毛馬瑞辰曰度與堕通廣雅堕塞也塞與塡義相近既取土而後塡之既塡而後築之正見詩言有序也毛傳訓度爲居失之

高門有閎

韓詩曰閎盛貌釋文

玉篇門部詩云高門有閎補

喬樅謹案閎毛詩作伉魯詩文與韓同見張平子西京賦又

藝文類聚六十三引毛詩伉作閌此三家之文非毛氏也李善文選魏都賦注亦引毛詩高門有閌均誤惟西京賦注引毛詩曰皋門有伉云伉與閌同不誤也毛傳云伉高貌而韓詩釋閌爲盛貌者毛作皋門皋之言高也故以伉爲高貌韓作高門則高義已顯故以閌爲盛貌說文阬閶也閶門高也文選楊雄甘泉賦閌閶其寥廓兮李善注引說文曰閶門高大之貌也盛義與大相近說文無閌字毛詩伉乃阬之假借韓詩閌又阬之或體耳

域樸

追琢其璋

玉篇辵部追治玉名也詩曰追琢其璋補

喬樅謹案此韓詩之文也毛詩璋字作章與此文異毛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兼金玉二者而言則毛以追琢其章爲雕琢之使成文章也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名鄭用韓義改毛又據周禮以證追琢之皆爲治玉也

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韓詩外傳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紲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喬樅謹案亹亹毛詩作勉勉勉攻荀子王制篇引詩亦作亹亹與韓詩同郝氏懿行曰亹與勉一聲之轉禮記注亹亹勉勉

也易繫辭鄭注亹亹沒沒也沒沒卽勉勉聲之轉也又轉爲
旼旼大戴禮五帝德篇亹亹穆穆文選封禪文作旼旼穆穆
又亹亹文王墨子明鬼篇引作穆穆文王是旼旼穆穆與亹
亹勉勉俱聲相轉也亹音門又讀若微故玉篇亹亡匪切亹
亹猶微微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引周易劉瓛注亹亹猶微微
也是玉篇所本爾雅釋文亦云亹亡匪反徐鉉以亹作娓娓
與微同韓詩以爲誰侚予美之美然則亹讀爲美與亹讀爲
門又俱聲相轉矣

旱麓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辟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

文選五十一王褒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以此詩二句爲言上下察也與禮記中庸合箋云魚跳躍于淵喻民喜得所與辟君章句同此鄭君用韓詩改毛也據此則鄭釋鳶飛戾天爲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當亦本於韓詩

文選西征賦注

清酒既載

辟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

喬樅謹案鄭箋釋既載謂已在尊中是以載爲載之於器與辟君訓異馬瑞辰曰載與飭音同說文飭設也飭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此詩載卽飭字之同音假借故韓詩訓設商頌烈祖詩既載清酤義同廣雅亦云飭設也石鼓文載皆作飭

士昏禮匕俎從設北面載載亦設也

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韓詩外傳二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及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

喬樅謹案延毛詩作施施延一聲之轉呂覽知分篇引詩作施施與韓文同後漢書黃琬傳注引詩亦從韓作延箋云延蔓于木之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鄭以延蔓爲訓是用三家之義禮記表記引詩施于條枚注云如葛藟之延蔓于條枚是其性也高誘呂覽注亦云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則齊魯詩文雖作施而亦訓爲延蔓與韓義同

又案皇矣詩施于孫子箋云施猶延也則旋延訓義並通

思齊

則百斯男

後漢書順烈梁皇后曰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補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韓詩曰刑正也釋文

喬樅謹案孟子引此詩刑于寡妻趙岐注亦訓刑爲正邪鄉用魯詩者是韓詩義同毛傳云刑法也法正古相通假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易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法所以正人之不正者說文金古文法字玉篇同則法亦正也馬瑞辰曰毛韓詩法與正同義史記賈

生傳法制度猶言正制度也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以爲治也

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周之文王亦從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咏之補文皇矣

上帝耆之

韓詩曰耆惡也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此條引在周頌武篇耆定爾功下馬瑞辰曰案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蓋毛韓詩同義釋文誤引入周頌武篇亦猶蔣遠也本韓詩澤陂篇之章句而釋文誤引入溱洧章也若以耆定爾功爲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說是

也

其菑其殖

韓詩曰菑反草也殖因也因高填下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詩作其菑其翳傳云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訓義與爾雅釋木同韓詩以菑爲反草者意以其菑其翳其灌其栵爲總言草木異於毛傳之以栵釋栭訓爲木名也詩言作之屏之作起也屏除也四方之民歸往岐周闢草萊刊樹木而自居處草之蕪穢者必先芟夷之故首言其菑謂反草而菑殺之也木之顛仆者亦先除去之故次言其殖也爾雅曰木自斃神說文神字作楨云仆木也楨取顛仆之義人殖則仆木斃則顛故韓詩以殖爲因高填下填卽顛之假借

耳又云修之平之其灌其栵此亦分別而言木之叢生者爲灌則修而削之木之既髡復生者爲栵則平而治之爾雅釋詁烈枿餘也方言曰陳鄭之閒曰枿晉衛之閒曰烈秦晉之閒曰肆說文櫱伐木餘也字或作蘖栵與烈通是栵爲木之餘蘖矣四者皆開山通道之首事也下文云啓之辟之其樸其椓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此乃闢地定居之事樸椓椐易生之木故其地則啓而闢之檿柘有用之材故其樹則壤而剔之如是者土地既廣樹木亦茂故下章卽繼以柞棫斯拔松柏斯兌也

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十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句有誤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遂立而養字有誤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王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

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吳越春秋卷一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莅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爲太王追封太伯於吳 補

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詩正義

韓詩曰莫定也 釋文

辟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寞靜也 文選西征賦注 補

喬樅謹案文王毛詩作王季莫毛詩作貊詩正義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貊左傳樂記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今據左氏昭二十八年傳及禮記樂記徐幹中論法象篇引詩並作維此文王是魯齊與韓三家今文同爾雅貊莫亦作貉嗼陸氏釋文云貉本又作莫是陸所據本爲貊嗼定也說文嗼啾嗼也玉

篇嗼靜也莫字蓋嗼之省借又案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辭君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寞靜也寂寞與嘅嗼同疑韓嬰內傳釋莫爲寂寞而辭君著韓詩章句又申釋其義也尒雅爲魯詩之學疑魯詩文作嗼說文嘅嗼之訓卽本魯說魯韓雖文異而義並同也

無然畔援

韓詩曰畔援武强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此用魯訓改毛跋扈卽武强之貌義與韓詩相近詳見魯詩遺說攷

無然歆羨

辭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文選孫綽天台山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無是貪羨攷說文羨貪欲也文選歸田賦注引字林訓同廣雅釋詁一羨欲也毛云貪羨猶言貪欲也韓詩訓羨爲願者願卽欲之意淮南說林訓臨河而羨魚高誘注亦云羨願也

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韓詩曰無矢我陵辭君章句曰四平曰陵文選九楊雄長楊賦注

韓詩曰曲京曰阿文選西都賦注衆經音義一我

喬樅謹案說文陵大阜也釋名釋山曰大阜曰陵陵隆也體隆高也廣雅釋邱云四隤曰陵廣雅之訓與辭君章句同卽用韓詩義陵之爲象中央隆高而四面隤陁以漸而平故淩

遲亦曰陵夷言其勢漸頹替如邱陵之漸平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詩外傳五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

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

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喬樅謹案則天地之體各本則多作首惟虞山毛詩本作則

今從之

與爾隆衝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隆作臨宋綿初云隆臨一聲之轉後漢殤帝

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爲臨慮由聲近故通用段

氏詩經小學云隆衝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

爲二非喬樅攷隆衝亦作衝隆淮南兵略篇云故攻不待衝

隆雲梯而城拔鹽鐵論亦云衝隆不足爲强是明以隆衝爲

二隆葢轈車衝則轈車是說文轈陷陣車也轈兵車高如巢

以望敵也葢取其以高望遠則謂之隆車取其以上臨下則

謂之臨車左氏成十六年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晉軍卽韓

詩所謂隆者是也胡承珙曰宣十五年左傳晉使解揚如宋

楚子登諸樓車杜注云樓車車上望櫓成十六年傳注亦云

巢車車上爲櫓巢車樓車皆卽詩之臨車孫武子曰攻城之

法修其轒轀轀轀轒與櫓同後漢書光武紀衝輣撞城章懷

注云衝衝車也許愼曰輣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輣閑閑卽

以輶當詩之臨然則臨衝爲二車其義不可易矣

崇墉仡仡

韓詩曰仡仡搖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仡仡猶言也毛訓言言爲高大則仡仡亦訓爲高大矣鄭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則釋仡仡當亦爲將壞之貌鄭君蓋用韓說以改毛義胡承珙曰案僖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墨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衛伯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後漢書伏湛傳崇國守城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毋令殺人毋壞室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大訓如爾雅大箭謂之言李巡曰大箭聲大者言言也此其明證鄭意欲見崇無堅城故訓言言爲孽孽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之有本矣郎如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箭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此亦可證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喬樅攷說文土部圪墻高也詩曰崇墉圪圪張載魯靈光殿賦注云屹猶孽也高大貌詩曰崇墉屹屹屹當爲齊魯詩異文而義並訓爲高是齊魯詩與毛訓同韓以仡仡爲搖者據詩言隆衝皆用以攻城之具故釋仡仡爲動搖之貌也

靈臺

於牣魚躍

辟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曲水詩注

於樂辟廱

韓詩說曰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取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郊立明堂其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絜清也詩正義引異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戴氏詩攷正曰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胡承珙曰案詩疏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雍同處在郊則辟廱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即繼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是辟廱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爲泮宮不得同於天子而辟廱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廱所以

敎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廱同義卽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廱敦王在豐位格廟冊廱是辟豐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公彌文之制如推其原始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廱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三十里似非無據至辟豐卽周頌之西雝彼傳云雝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於此則辟廱在郊可知謂之西雝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爲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雍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京辟雝殆立於國中歟

矇瞍奏功

韓詩曰矇瞍奏功辟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

文選演連珠注

喬樅謹案史記屈原列傳集解引亦作矇瞍奏功從韓詩也毛傳作奏公傳云公事也小雅六月詩以奏膚公傳云公功也則毛釋公爲事正以公乃功之假借耳王逸楚詞懷沙章句引作矇叟奏工叟卽瞍之消借工功古書通用叔師所據是魯詩之文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詩承上作樂言之故云奏功也

下武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恩孝思惟則

韓詩外傳五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應侯順德

酈道元水經注湲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卷三十一補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九卷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與韓詩外傳同惟應侯作唐侯順德作慎德爲異攷隋書經籍志陳留風俗傳三卷漢議郎圈稱撰其說疑卽本韓詩慎順古文通假毛詩定本作慎德集注本作順德淮南子引詩亦作慎德是知三家文有假順爲慎者應字作唐疑傳寫之誤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臣瓚注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此屬幷州與陳留無涉地

理志又云潁川郡父城應鄉故國周武王所封潁川與陳留相近父城爲應鄉故國則陳留風俗傳所紀確爲應侯無疑師古漢書集注引臣瓚曰呂氏春秋成王以戲授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成王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喬樅謂班志武王乃傳寫之誤當作成王爲是成王桐葉之封見史記晉世家及呂氏春秋重言篇皆以爲叔虞事叔虞封唐唐應皆成王之弟傳聞異詞或亦以此爲封應侯事故韓詩引以證詩之應侯順德臣瓚謂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者瓚用魯詩故不信韓詩外傳

也

羅泌路史國名紀應韓詩云侯國補

喬樅謹案路史又引盟會圖云汝之魯山有應城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五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盡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

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喬樅謹案毛傳釋此詩不遐有佐亦云遠夷來佐也與韓詩說同鄭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與毛韓義異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曰烝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訓烝爲君君哉亦美之辭也訓義並通

築城伊洫

韓詩曰洫深池也（釋文）

案說文門部闖重文閾云古文閾从洫韓詩減作洫此其例

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減成溝也鄭箋云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馬瑞辰曰傳成溝當爲城溝之譌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說文城有水曰池城無水曰隍是也減洫古通故韓詩作洫訓爲深池池亦稱溝虞翻易注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是也說文洫字注云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與箋說合箋蓋以城之有洫猶成閒之有洫遂舉成洫以明之非以詩所言卽成閒之洫也箋又言築豐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蓋謂文王城十里與方十里爲成同喬樅謂馬以毛傳成溝爲城溝之譌此不然也洫本成閒之溝名毛詩假減

爲洫字故傳以成溝釋之明築地鑿池卽仿成溝之制馬元伯膠執天子城方九里之數以鄭言文王城方十里爲誤則近於固矣

王公伊濯

韓詩曰濯美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濯大也與爾雅釋詁訓同方言云濯大也荆吳揚甌之間曰濯韓詩以濯爲美者美字从大則美亦兼有大義也

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四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與形同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案首句東西互易與毛詩異卷五兩引詩亦然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四文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子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遺說攷十二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大雅二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史記周本紀注

韓詩說曰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毛詩正義引異義

誕彌厥月

韓詩曰誕信也文選廿陸雲大將軍讌會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釋誕爲大與爾雅釋詁合說文誕詞誕也誕

訓大言故又引伸爲虛詐之義廣雅釋詁一誕信也此用韓詩義誕既訓詐又得訓信者猶之以亂爲治以徂爲存皆詁訓之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吳越春秋卷一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天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眾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補

曹植仲雍哀辭曰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馮虎而無風塵之災補

藝之戎菽戎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

吳越春秋后稷爲兒時好種樹禾麥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姓姬氏補

賈公彥周禮太宰疏生民詩云藝之戎菽戎菽大豆后稷之所殖補

喬樅謹案戎菽毛詩作荏菽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賈疏所引詩直作戎菽當爲韓詩之異文爾雅釋詁戎壬並訓爲大壬任古字通用戎荏一聲之轉

拂厥豐草

韓詩曰拂弗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拂作弗傳云弗治也攷爾疋釋詁弗治也是弗卽弗之通假韓詩釋拂爲弗則拂亦除治之義也方言云弗拔也弗本訓道多草不可行草多必拔去之故卽以拔草爲弗此引伸之義也廣雅釋詁拂除也又拂拔也拂去也訓義並同馬瑞辰曰弗與拔雙聲弗當爲拔之假借弗與拂又弗之聲近通借拔借作弗猶祓之借作弗福之借作祓也

后稷肇祀

韓詩說曰三王各正其郊 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樅謹案肇毛詩釋文不言韓氏字異然據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毛詩商頌箋讀肇域之肇爲兆知三家今文肇皆作兆此后稷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正義以爲肇宜作兆春官小伯宗兆五帝於四郊是也鄭注表記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此用齊詩說詩箋則云后稷肇祀上帝於郊雖與記注異義然讀肇爲兆則仍三家之說也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 補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曹植求通親親表常有戚戚具爾之心補
嘉肴脾臄
玉篇肉部臄口上阿也詩曰嘉肴脾臄補
喬樅謹案毛詩肴作殽毛傳云臄函也文字訓義皆與此異
知此所引爲據韓詩也又毛詩釋文引通俗文云口上曰臄
口下曰函亦以臄爲口上阿與玉篇訓合
酒醴維醹
韓詩曰醴甜而不沛也文選南都賦注說兒前
既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後漢書梁太后下詔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章帝八王列傳補
鳧鷖
鳧鷖在亹
喬樅謹案文選吳都賦清流亹亹李善注引韓詩曰亹水流進貌說者以爲卽鳧鷖在亹之章句先大夫曰案吳都賦亹

與水韻則音不讀如門然此詩讀亹音若美則與下文熏欣芬艱不協非此詩章句也當爲亹亹文王之訓喬樅攷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亹師古注云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此必漢儒應服等音義據三家詩訓爲解而顏注襲用之故引詩大雅不明其爲誰家漢時三家並列學官學者肄業及之非有異文異義固不煩詞贅耳毛傳云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鄭卽用三家詩訓以申毛義孔疏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其說非是胡承珙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缺非斷絕水勢之謂也馬瑞辰曰亹者釁之之變體从爨省从門从分聲與門音近故訓爲門凡物之有間隙者皆得謂之

亹方言器破而未離謂之亹廣雅亹裂也亹亦亹也亹有門音門眉雙聲又轉爲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釁亦作亹竊疑亹卽湄之假借秦風在河之湄傳湄水隰也廣雅隰厓也讀亹爲湄正與上章在沙在渚在滸同爲水旁之地猶衛風淇厲淇側秦風水湄水涘字異而義同也

假樂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韓詩外傳五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

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
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
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又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
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
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燕及朋友

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 唐會要七

喬樅謹案魯詩說見文紹以爲與虞同史記伍子胥傳遂滅

鄒句魯之君以歸鄒卽邾也下當云魯其君之字誤也此亦
以魯爲虞可通用之一證交友下或有受字是衍文

篤公劉

吳越春秋一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補

吳越春秋五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 補

芮鞫之卽

喬樅謹案毛詩作芮鞫傳云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
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芮鞫
云鞫讀與鞫同韓詩作芮鞫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
就芮鞫之閒耳又周禮職方氏注作汭堀李巡平曰毛傳作
訓鞫爲究蓋讀鞫爲究隩二字俱从屈屈與究竝从九得

聲聲同者義亦同是鞠隕堀究四字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
溫水篇注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
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
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外又有金山郎究金谿究之名
此經承皇過二瀾之下則皆山谿小水故傳以爲究矣

洞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韓詩外傳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
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
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
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
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
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
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緦三年爲君亦服斬緦三年爲民父母
之謂也

又外傳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
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
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
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
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
無敗功矣惜乎不齊之所爲者小也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

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貽其似之矣

又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眾明好惡以正法度

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

勸善懲奸繩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

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卷阿

來游來歌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

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

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某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

我爲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由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

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韓詩外傳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

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

子四方爲則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曹植七啟聆鳴鳳於高岡翔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

天子

韓詩外傳八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

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

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
龜身燕頷而鷄喙修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
奮翼五彩備舉明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
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理律五音覽九德天下
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鳴之得鳳象
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
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
黃衣戴黃冕致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
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
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
止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於中
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請使於文侯於是文侯大說曰
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
賢遂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使非直徹車
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志氣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文選七命李善注補

民勞

柔遠能邇

曹植魏德論柔遠能邇誰敢不賓 補

板

上帝板板下民瘉癉

韓詩外傳五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瘉癉

喬樅謹案毛傳云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箋云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與韓詩言君反道而民愁訓義並同瘉癉毛詩孔本作卒癉陸本作卒僤釋文云僤本又作癉沈本作癘馬瑞辰曰說文有版無板後漢書董卓傳李賢注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詩皆作版版荀子楊涼注亦云大雅版版詩爾雅版版僻也廣雅版版反也是知古本皆作版版反以聲爲義卒者悴之淆借說文悴憃也讀與瘉同瘉癉皆病也

韓詩正作瘉癉禮緇衣引詩作亶本亦作癉爾雅癉病也作癉者正字亶癉僤皆假借字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韓詩外傳五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所謹守日切嗟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

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又曰傳曰天子居廣厦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躧舄視
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眾
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切
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
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玉篇艸部蕘草薪也詩云詢于芻蕘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芻蕘爲薪采者此云蕘草薪也當据韓詩
之訓

老夫灌灌

韓詩外傳十楚邱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
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
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
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
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
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三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
十二發痿躄逆脹滿支隔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
治之如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躄不作
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
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

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眾庶無疾況人主乎

又曰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幸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楯木爲腦茈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蟲頭掩目而別黑白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塡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湯子同擣藥子明炙陽

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
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
起耳夫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
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誘民孔易

韓詩外傳五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
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
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
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
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
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
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治
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
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
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
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
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
民孔易非虛辭也

喬樅謹案誘今外傳本作牖此從詩攷所引又以告獵爲化
句趙懷玉校語云毛本作較獵亦非獵字疑譌當謂告訐耳

韓詩遺說攷十三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大雅三

蕩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詩外傳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喬樅謹案說本皆作諶今從詩攷引外傳文改爲說字

又外傳八官急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外傳十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不明爾德以無陪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

韓詩外傳五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不愼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八有烏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穉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穉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得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十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絶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絶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閭閻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喬樅謹案詩敘引外傳作以無倍無側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時無背無側非是

天不湎爾以酒

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止坐者謂

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眾寡謂之
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
可以湎初學記
二十六
僻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齊顏色
均眾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文選班固西都賦注及
五張協
七命注
卷六魏都賦注又三十
韓詩曰飲酒不出客曰湎釋
文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三十九引韓詩畧同初學記十四引作
外傳御覽八百四十五亦引作外傳又初學記二十六引韓
詩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序字乃席之譌今據卷十四引
作即席訂正文選張載七命云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李

善引僻君曰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流與初學記所引文異攷
魏都賦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李善引僻君韓詩章句亦作均
眾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皆以證明流湎之義然則知
作沈者爲韓詩傳作流者爲韓詩章句也沈湎流湎皆爲淫
酒之稱說文云湎湛于酒也湛與沈同毛詩箋云天不同女
顏色以酒鄭君釋湎爲同顏色同亦齊也蓋即用韓詩沈湎
之義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
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
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五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爲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案外傳十引作監此引作鑒字非

又外傳十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曰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三國志崔炎傳炎書諫袁紹曰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補

喬樅謹案季珪本傳云季珪讀論語韓詩結公孫方等從鄭元學攷後漢書鄭元傳言康成嘗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則季珪之從鄭君學當亦問韓詩之義也

抑

韓詩翼要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

人曰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詩正義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韓詩外傳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韓詩外傳五水淵深廣則魚鱉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又外傳六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訂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韓詩外傳六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

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
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
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
羣下百吏莫不修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
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
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喬樅謹案遠猷毛詩作遠猶猷與猶同書盤庚女分猷念以
相從漢石經作猶毛詩小星實命不猶陟岵猶來無棄爾雅
釋言注並引作猷又常武王猶允塞韓詩外傳作王猷允塞
是猶猷字同之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字分謀猷字
大在右語助字犬在左經典絕無此例

荒湛于酒

韓詩外傳十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
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
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
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喬樅謹案湛毛詩作湛湛湛皆酖字之假借說文酖樂酒也
是也又諸下舊衍侯字今刪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
敬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

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
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
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喬樅謹案灑掃毛傳作洒掃又田疇甚易句本皆脫甚易二
字今據文選籍田賦注引補
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韓詩外傳六古者有命民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
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
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
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
不爭則彊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
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
不虞
喬樅謹案御覽六百三十七引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至而
民莫敢犯也不云外傳者當是省文耳趙懷玉校本云皆有
罰句上舊本無乘飾車駢馬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告爾人
民句詩敘引外傳作告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質字非
馮衍刀陽銘修爾甲兵用戒不虞 補
喬樅謹案敬通此銘即用抑詩四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及
五章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之語甲兵疑當作戎兵古戎字作
戒轉寫譌脫其半遂書爲甲字耳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詞君子愼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又外傳六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辯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韓詩外傳十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與之論行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閒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

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
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
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
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酬
無德不報

喬樅謹案今本從毛詩改作讎此據詩攷引爲酬字毛古文
作讎乃酬之假借列女傳引詩作醻醻與酬同藝文類聚三
十一引作詶詶卽酬字見眾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補
喬樅謹案陳球傳引詩二語文同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六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
以幽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
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
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者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
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
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
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
不承

喬樅謹案承承據詩攷所引如此今本外傳同毛詩作繩繩
非是馬瑞辰曰繩與承聲近韓詩作承承蓋取子孫似續相
承之義毛傳云繩繩戒也繩與愼字音近義通下武詩繩其

祖武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愼其祖武故爾雅毛傳並以繩爲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據箋訓則鄭君所見經文作萬民不承無靡字據釋文云一本靡作是則作萬民是不承不爲語詞猶云萬民是承也惟韓詩外傳引作萬民靡不承則今本毛詩蓋沿韓詩之誤喬樅謂經文作萬民靡不承語氣正順毛韓師傳各異文或不同要不得是彼非此而以韓詩爲誤也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韓詩外傳六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鳴呼小子

韓詩外傳曰鳴歎聲也文選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辭君章句曰鳴歎辭也文選廿六陸機赴洛道中詩注

喬樅謹案此所引韓詩外傳外字疑內之譌鳴毛詩作於呼說文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于呼也取其助气故曰爲烏呼又云古文烏象形於象古文烏省段氏注云烏取其字之聲可以助气故以爲烏呼字此發明假借之法與朋爲朋黨來爲行來一例古者短言於長言烏呼於烏一字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今文尚書悉爲於戲字古文尚書悉爲烏呼

"字而詩皆云於乎中古以來文籍皆爲烏呼字按經傳漢書
烏呼無有作嗚呼者唐石經誤爲嗚字十之一耳近今學者
無不加口作嗚殊乖大雅韓詩嗚字當作烏爲正

聿喪厥國 釋文詩正義同

喬樅謹案聿毛詩作曰古通用字

桑柔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韓詩外傳四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
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
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又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
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
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
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十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
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奉束帛而賀曰甚善
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
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
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
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
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

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
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
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
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閒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
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
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
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
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
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
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
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
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
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外傳十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
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
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
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喬樅謹案物疲則怨一句舊本無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有此
八字趙懷玉校本云案下文云上下俱極則本有此二語可

知依呂氏春秋增入又案里克卽李克見史記魏世家及呂覽適威篇里李古字通用漢書藝文志云李克子夏弟子而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子夏傳詩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則克是子夏門人也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韓詩外傳六田常弒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

又外傳十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吾聞申鳴孝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分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

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

喬樅謹案毛詩傳箋皆訓谷爲窮阮相國撰經室集曰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今定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柳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近在不背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此與韓詩外傳言石他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引詩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同義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卽明訓谷字也胡承珙曰案叔向引詩尙近於進退皆善之說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又韓詩外傳十申鳴言行不兩全名不兩立與石他事略同則所引進退維谷必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仍當以

谷訓窮爲正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爲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
窮也段說是矣
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五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
聖人瞻言百里
又外傳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
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
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
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
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
里
惟彼不順往以中垢
韓詩外傳五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
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
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
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
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
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
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
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
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
以中垢闇行也

案今本外傳作蟲垢誤此據詩攷所引又往字毛詩作征
喬樅謹案毛傳云中垢言闇冥也箋云征行也不順之人則
行闇冥與韓詩外傳義同往字疑爲征之譌
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
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
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
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
盡之則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
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
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
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
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
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
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
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
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
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
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公此其後生者也昔

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
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
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
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
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
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
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郭君伏軾而嘆曰嗟
乎夫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
備疏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
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
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喬樅謹案賈子先醒篇以此爲懷王問而賈君答有先生者
以下三生字賈子俱作醒下文竝同趙懷玉校本云謀事而
居居字疑當之誤是以亡也句下舊本無郭君二字案文義
補之郭君是也句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十
一字今刪

雲漢

葑彼雲漢昭回于天

韓詩曰對彼雲漢注曰宣王遭旱仰天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

喬樅謹案遭下舊脫一字當爲旱字本或作亂非是王氏念
孫曰對當爲葑對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云
倬韓詩作勣勣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勣則對爲勣字

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及干祿字書薊字或作劉薊之爲劉猶荊之爲荆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劉少見劉故劉譌爲對矣王說是也

圭璧既卒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 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樅謹案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邱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此詩二章言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而此章圭璧既卒句承上靡愛斯牲當兼燔柴之玉言之鄭箋僅釋圭璧爲禮神之玉其義未備焉瑞辰曰按古有禮神之玉

周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有燔玉大宗伯祀天神禋祀實柴槱燎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禋所以報陽也及韓詩內傳言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是也有埋沈之玉尒疋釋天祭山曰庪縣郭注引山海經縣以吉玉瘞炎曰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此埋玉也釋天祭川曰浮沈邵氏正義引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傳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玉沈於河又定三年傳執玉而沈此沈玉也又尒疋祭地曰瘞埋春官司巫凡祭祀守瘞鄭注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則祭地亦埋玉矣禮玉祭畢而藏至燔玉及埋沈之玉則不復取出故詩言圭璧既卒也又按說文瓏禱旱玉也爲龍文左傳昭

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正義引說文爲證是禱旱別有瓏玉馬說是也胡承珙據毛詩明辨錄不信古禮柴燎有燔玉之事又據梁書許懋傳言爲旱而祭天地竝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祭舜典禋于六宗鄭注云禋之言煙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亦云禋之言煙詩生民正義引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惟禋祀得該實柴槱燎之祭故尚書大傳煙于六宗即作煙字詩維清肇禋迄用有成釋文亦云禋本作煙魏受禪表煙于六宗史晨奏銘以供煙祀皆其證也然則韓內傳奉玉升柴之說古有其禮殆未可以輕議矣

鬱隆烔烔

毛詩釋文蘊韓詩作鬱蟲蟲韓詩作烔烔

韓詩傳曰烔謂燒草傳火盛也華嚴經音義下 多

案傳火與燒字意複當是傳火之譌

喬樅謹案毛詩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釋文云蘊本又作熅正義云溫定本作蘊馬瑞辰曰說文有溫無蘊云溫積也蘊即溫之俗字溫熅溫古同聲蘊鬱雙聲故通用尒疋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荀子富國篇使夏不宛腸楊倞注宛讀爲鬱暑氣也是溫又通作宛宛鬱亦雙聲蘊隆謂暑氣鬱積而隆盛蟲蟲則熱氣薰蒸之狀也尒疋釋訓爛爛薰也蟲蟲即爛爛之消說文有赩無爛云赩赤色也从赤蟲省聲疑爛即赩之變體赩爲赤色而以狀暑

之薰蒸猶赫爲大赤而詩亦以狀暑氣也韓詩作炯炯者一
切經音義卷四引埤蒼炯炯熱貌也廣韻炯炯熱氣炯炯炯
出字林古讀同與蟲同音蟲炯皆徒冬反故通用爛通作炯
猶說文蝀从蟲省聲讀若同也喬樅謂鬱本訓火氣左氏定
二年傳鬱攸從之杜預云鬱攸火氣也詩以火氣之熏比旱
氣之熏故云鬱隆炯炯韓詩傳釋炯爲燒草傳火斂盛此炯
字本義也字林訓炯爲熱氣炯炯卽本韓詩釋名云熱熱也
如火所燒蒸也是熱氣卽熱火之氣玉篇爛熏也集韻云爛
本作炯則爛乃炯之或體馬瑞辰又云炯炯通作疚疚釋名
疚旱氣疚疚然煩也劉向引詩正作疚疚此說大誤釋名釋
疾病云疚痺氣疚疚然煩也一切經音義卷四疚痺下云又

作痵脞二形廣雅云疚痛也痺說文溼病也痺不能行也又
卷十四疚痛下云又作疚脞二形聲類作癢說文痵動痛也
釋名疚痺也俗本痺作卑又脫去也字段氏說文注引釋名
改作旱氣疚疚然煩也謂與韓詩炯炯皆爲旱熱人不安之
貌而馬遂沿其誤攷素問痺論云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
痺凡痺之客五臟者肺痺者煩滿喘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
下鼓暴上氣而喘此正釋名所云痺氣疚疚然煩也說文以
痵爲動痛者痺論曰痺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閒者疚久又
曰痺或痛或不痛痛者寒氣多也其不痛者病久入深營衛
之行澁又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筋則屈不伸是痺之在筋
骨者或不能屈伸故動則痛也如使疚爲旱熱之病則說文

疥熱病也胡不釋疼爲熱病而乃云動痛乎又案今本說文
痡動病也病字是痛之譌元應引聲類疼作癢今據說文癢
痛也尤其確證至馬以劉向引詩作疼疼則不根之言斯爲
杜撰矣

耗斁下土

韓詩曰耗惡也 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竇皇后紀問息耗章懷注引辭氏韓詩章
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耗卽秏之俗書說文秏稻屬
从禾毛聲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秏是秏本爲
稻之美者而玉篇禾部云秏敗也引詩云秏斁下土敗與惡
義近秏之訓惡此以相反爲義也秏毛詩無訓斁傳云敗也
箋云以旱秏敗天下爲害毛蓋以斁爲殬之假借則秏義當
訓惡與韓詩同大戴禮易本命曰秏土之人醜注云秏土謂
疏薄之地是亦以秏爲惡也

赫赫炎炎

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 補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

玉篇帨部詩云旱既太甚薇薇山川薇薇旱氣也 補

喬樅謹案薇薇疑當爲滌滌之譌字玉篇又云本亦作滌毛
詩正作滌滌蓋滌字卽滌之消也

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 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注 君親之南
郊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

莒行與讒夫倡與桓五年傳注
喬樅謹案何邵公注於桓五年不言是韓詩傳而疏云皆韓詩傳之文若據僖三十一年傳注引韓詩傳則此亦同可知

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後漢書章帝紀注曰炎焚言熱氣甚韓詩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喬樅謹案炎毛詩作惔釋文曰惔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段氏詩經小學曰按韓詩作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惔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惔是其明證李黼平曰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又曰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如孔言則當時經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

也說文惔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惔爲炎故訓燎也洪頤煊曰說文炎火光上也釋文引說文炎燎也與今本異說文二字當爲韓詩轉寫之譌

我心憚暑

韓詩曰憚苦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憚勞鄭箋云憚猶畏也勞與苦義近畏亦苦之意也

胡寧疹我以旱

韓詩曰疹重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瘨箋云瘨病也義與韓異攷尒疋釋言胗重也疹與胗音同義通疹籀文胗字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

云胗腫也腫與重音義亦同

瞻卬昊天

辟君韓詩章句曰萬民顒顒卬天告愬文選任昉勸進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二語宋綿初以爲是此詩章句余則謂當在節南山篇說已見前小雅中今姑兩存之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大雅四

嵩高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

韓詩外傳五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喬樅謹案嵩毛詩作崧今本外傳同作崧此從詩攷訂正峻

毛詩作駿駿峻古今字藩毛詩作蕃義並同又案藝文類聚
七引毛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四句與今詩文異毛字疑爲
韓之誤

王踐之事

韓詩曰踐任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踐作纘箋云纘繼也文義與韓並異禮記中
庸踐其位鄭注云踐或作纘此踐纘古通之驗韓詩訓踐爲
任者謂王任用之使經理南國之事也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詩外傳八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
廢於厲申伯仲山甫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
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教德舉遺士海
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
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案此韓詩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也蔡邕集亦以申伯仲山
甫並言是魯詩說與韓同

蒸民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六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六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闚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訟獄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

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三人舊譌作二人又脫去所以二字今據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所引外傳文校定又如何二字舊誤倒亦據劉注乙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韓詩外傳八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緡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愼也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又曰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强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

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
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
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
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
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
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
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
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
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
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
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
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絶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
於已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
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
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
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
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
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又曰齊崔杼弑莊公荆蘭茷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
子將奚如荆蘭茷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
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蘭茷曰

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荊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荊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喬樅謹案崔杼弒莊公至其僕曰二十四字本皆脫佚今據說苑立節篇補入

又曰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韓詩外傳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又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

厥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
吾聞古者杆不穿皮不盡不出於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
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
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
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
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
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
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
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
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

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
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
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
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
之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
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
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
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
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
至阿遭齊君重鞾而坐吾君單鞾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
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鞾而去之者子

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圃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威於閭巷之閒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卜先生也又外傳八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撇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韓詩外傳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海之周覽乎陰陽之文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溼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

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補
曹植黃初六年令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 補
征夫捷捷
玉篇人部詩云征夫捷捷樂也 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捷本亦作捷攷毛詩征夫捷捷釋文捷
音在接反則作捷者乃韓詩之異文又攷巷伯篇捷捷幡幡
眾經音義十六引作捷捷幡幡據毛詩釋文云捷如字則毛
詩他本無作捷捷者知元應所引亦皆爲韓詩之文可與此
篇互相證也
仲山甫徂齊
鄧展曰韓詩以爲封於齊 漢書杜欽傳集注
漢孟郁修堯廟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
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
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焉 洪适隸釋一
喬樅謹案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
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顏師古
集注引鄧展曰詩言仲山甫銜命往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爲
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也鄧展晉灼竝謂韓詩以仲山甫爲封於齊其說與毛異今
據孟郁修堯廟碑云仲山甫本姬周之遺苗則與杜欽之說
不合竊以杜欽說闕雖詩用魯義則此引蒸民詩當亦用魯

義也攷唐元和姓纂及權德輿集均以仲山甫爲姬姓與孟郁語合唐時惟韓詩存故得據以爲說然則仲山甫封齊之事魯韓之說雖同而一以爲姬姓一以爲異姓要自有別王符潛夫論云仲山甫慶姓張衡呂公誄云仲山甫姜姓姜慶古字通用節信與平子均用魯詩益足證杜欽言仲山甫異姓之臣爲本之魯說矣王氏詩攷以杜欽語入韓詩其義未碻說見魯詩遺說攷

韓奕

有晫其道

韓詩曰晫明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倬訓倬爲明貌釋文云韓詩作晫音義皆同是毛詩倬字乃晫之通假詩小雅倬彼甫田韓詩作劉尒疋釋詁劉大也廣雅釋詁晫明也劉字訓大晫字訓明各有本義而倬訓爲明大貌則兼二義也晫與的音近義同聘禮匹馬卓上注云卓猶的也是以卓爲晫之省借字

韓侯受命

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上乃歸卽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曲禮正義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白虎通上

喬樅謹案文選二十一左思咏史詩李善注引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卽此傳之文

幹不庭方

辟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 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作楨幹而正之是亦以幹爲正與韓同義尒疋釋詁楨翰義幹也楨幹或作楨幹楨幹皆正也廣雅釋詁幹正也易幹父之蠱虞翻注幹正也詩言幹不庭方庭直也謂正其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也

王錫韓侯

韓詩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 北堂書鈔三十

廣韵十九侯韓詩外傳曰周宣王大司馬韓侯子有賢德 補

江漢

武夫滔滔

韓詩翼要曰武夫滔滔眾至大也 詩正義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韓詩曰式辟四方辟除也 眾經音義十三 文選注八司馬相如上林賦注引作薛君韓詩章句

喬樅謹案韓詩以辟訓除除有治之之義毛詩讀辟爲闢鄭箋云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則兼有治義也

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吉甫夷吾攘其蛮賊安其疆宇 補

肇敏戎公

韓詩曰肇長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肇謀也與韓義異商頌元鳥上言正域彼四方下言肇域彼四海則肇猶正也胡承珙曰韓詩以肇訓

長此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爲長不見所出喬樅謂國語齊語轉本肇末注云肇正也正與長同義尒疋釋詁正長也斯于詩噲噲其正毛傳云正長也肇之爲長亦訓詁展轉相通之義也 補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自召祖命

韓詩外傳八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韓詩外傳五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

曹植責躬詩明明天子 補

喬樅謹案王氏念孫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又曰明與孟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爾雅曰孟勉也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王說是也

常武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

韓詩曰敷大也敦迫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鋪敦淮濆陳氏稽古篇曰鋪敦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濆解殊費力案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胡承珙曰說文濆下引詩敦彼淮濆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既云敦彼則必訓厚可知鄭讀敦爲屯昭二十三年左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越絕書西陵名敦兵城即頓兵城也古字敦有頓義毛意當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未必與鄭異也喬樅謂說文引詩作敦彼淮濆倂敦卽迫之意也鄭箋讀敦爲屯屯兵於淮濆亦所以迫之也鋪敷古以聲同通用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云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字正作敷卽用韓詩章懷注云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醜虜皆以敦爲敦逼韓詩之訓於義爲長敷義本訓布韓詩釋敷爲大者高誘呂覽求人篇注以搏木爲大木足證此敷字亦有大義也

後漢書馮緄傳詔策緄曰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民民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曰民民靚也（釋文）

韓詩外傳八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

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枸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瓜瓞不測不克喬樅謹案民民毛詩作緜緜今外傳本仍同作緜誤當據釋文訂正馬瑞辰曰緜緡雙聲通用故詩緜蠻黃鳥一作緡蠻韓詩綿綿作民民亦以雙聲假借至毛傳訓緜緜爲靚者靚即靜字靜即密也亦正釋詁密靜也緜密雙聲字故訓爲靜猶言密也文選洛神賦注緜緜密意也正與毛傳同義喬樅玫漢書賈誼傳澹乎若深淵之靚注靚與靜同又外戚傳神眇眇兮密靚處以密與靚連言此足證靚之本有密義矣

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韓詩外傳六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竭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

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强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

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既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士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之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本云既葬五日舊脫既字據御覽百九十二引補攻舊譌作次亦據御覽改正十丈新序作十堵而城自壞下舊有者字是天助下舊有之字皆衍文也俱依新序刪曰善哉襄子之謂也此八字文有脫誤喬樅案襄子之

謂也五字當在引詩二語之後文義始順又使之城之字舊
譌作其今依新序改之

瞻卬

伊胡爲慝

韓詩曰慝悅也文選神女賦注
案慝宋本文選作嫟當是伊胡爲嫟之注
喬樅謹案毛詩伊胡爲慝箋云慝惡也文義與此並異盧文
弨曰文選注所引韓詩嫟悅也嫟字當作瘱此懿厥哲婦之
懿馬瑞辰曰瘱或作嫟今誤作嫟按說文瘱靜也靜審也廣
雅瘱審也瘱古讀如邑與懿字雙聲疊韻故懿可通作瘱而
韓詩訓悅與毛義異喬樅謂此詩懿厥哲婦與小雅十月之
交抑此皇父語氣正同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
此詩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謂懿與噫字雖異音義
同是懿亦痛疾之詞且下句言其爲梟爲鴟則懿義更不得
訓悅宋綿初亦以韓詩此語是釋伊胡爲嫟謂嫟卽慝之異
文今按國語晉語曰宵靜女德以伏蠱慝此慝字義亦訓悅
蠱與冶通見馬融廣成頌田開古蠱卽田蠱悅謂冶容爲悅
者此足爲韓詩以嫟訓悅之證文選宋玉神女賦云澹清靜
其愔嫟李善注云愔嫟和靜貌引韓詩嫟悅也又引說文嫟
靜也蒼頡篇嫟密也按愔既訓和嫟自當訓悅如以嫟爲靜
則與清靜義複矣王褒洞簫賦清靜厭瘱厭瘱與愔嫟同亦
當訓爲和悅子淵卽用宋玉賦語也漢書外戚傳婉瘱有節

操此瘞字宜訓爲靜張華女史箴婉嫕淑愼李善注引漢書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又引列女傳曹大家注曰婉柔和也嫕深邃也深邃卽靜之義是瘞字亦作嫕嫕與嫕形似或卽以爲嫕字李善未能明辨故廣引韓詩及蒼頡篇說文列女傳注諸說以廣其義耳今繹韓詩之意以長舌之婦始則譖詠終則背違此其忮害豈曰不極至乎而胡爲悅之惟婦言是用義較明順若以愿訓惡如箋所言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其義殊費周折矣釋文不言韓詩字異益嫕爲愿或體如愿又作曖之類耳愿與瘞通者匿从匚說文匚衰徯有所俠藏也集韻十二霽云瘞說文靜也或作嫕又云瘞廣雅審也一曰匿也愿古文皆祕作匿開元占經九引洪範天文日月變占曰陰匿始起而犯盛陽陰匿卽陰愿也尚書大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作仄愿是其證已嫕集韻二十四職云女字則嫕當與梁嫕之嫕梁夫人嫕見後漢書及列女傳八字通集韻十二霽愿靜也恭也嫕婉嫕順從也音義並與瘞嫕同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韓詩外傳六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

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三國志崔琰書諫袁紹曰今邦國殄瘁補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後漢書本傳注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亂匪降天生自婦人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韓詩外傳六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湣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湣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湣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葰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喬樅謹案此以騄駬爲揖封以高唐爲高商與孟子書文異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六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

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闢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

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案此威屬君言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其誅不服也審審上舊有繁字今依荀子彊國篇刪其刑罰重而信舊無重字今依荀子補闇字舊作闇譌案荀子作黮然與墳然同是闇當作闇音義同墳遠聞則散荀作得聞則散此似譌則從而放執於刑灼荀作則從而執持也刑灼之

我居御卒荒

韓詩外傳八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饉三穀不升

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
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
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五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
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急迫
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曬焉視不出悶而天下
隨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
茂

喬樅謹案毛詩訓潰爲遂箋云潰茂之潰當作棄棄茂貌此
據齊詩之文也今據外傳引詩是韓亦與毛同作潰茂李黼

平曰說文僓一曰長貌長義與遂義近潰當讀爲僓

如彼棲苴

眾經音義廿五詩云如彼棲苴傳云水中浮草也箋云如樹上
喬樅謹案棲苴毛詩作棲苴傳云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棲謂棲息於水上
之棲苴正義曰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棲謂棲息於水上
也箋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
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
漂皆稱苴也今據元應引詩作棲柤與毛氏字異益據韓詩
之文元應又引通俗文云刈餘曰柤知苴柤二字古相通用
鄭箋云如樹上之棲苴亦據三家詩說以改毛義也

曰辟國百里

群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文選上林賦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三終

湘陰吳宗寶長沙王賓校